



出土于李家山墓地的祭祀场面贮贝器



西汉时期的七人猎豹铜扣饰

2000年前古滇国文物亮相三晋大地 阐释多元文化交融

“彩云之‘滇’——古滇国青铜文化展”近日在山西青铜博物馆开展,来自云南的150件文物,展现了湮没2000多年的滇国遗迹和青铜文化。

19世纪50年代起,随着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昆明羊甫头等多个滇文化遗存的相继发掘,出土了上万件青铜器,让曾在史籍中神秘一现的古滇国终向世人露出一抹真颜。

本次展览从滇国社会面貌、精神世界、民族融合三个维度划分为三个单元。“滇土·滇人”单元以战国铜立牛、西汉房屋模型铜扣饰、西汉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等文物真实记录了滇民的社会生产生活场景。

“神祇·世间”单元展示了滇人祭祀的多样性,有贡献牺牲祭祀、杀人祭祀、舞乐祭祀等。战国剽牛祭祀铜扣饰、战国立牛曲管铜葫芦笙、战国四舞俑铜鼓、西汉祭祀场面贮贝器等文物再现了滇人或诡秘肃杀或热闹喜庆

的祭祀氛围。

出土于云南省江川李家山墓地的祭祀场面贮贝器位居展览“C位”,这件青铜器上呈现出20余人的祭祀场面,每个人各司其职、形态各异。有扛铲者、顶物者、背袋者、持棒者、抱罐者、跪坐者等,表现的是在贵夫人主持下即将举行一次与农业有关的祭祀和利用祭祀时机进行赶集交易的活动场面。

一直以来,滇国凭借独特的地理条件,与周边地区开展密切交流。“互鉴·融合”单元展示着海贝及各类贮贝器、兵器、鎏金掳掠铜扣饰、二人盘舞鎏金铜扣饰、肉红蚀花石髓珠等文物,这些都是滇国与外来文化沟通交流的物证。

据山西青铜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除了与周边文化交流外,滇文化还与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交融,乃至与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都有密切的文化交流,是连接中华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重要枢纽。

据《湛江晚报》

谆谆贤母心 殷殷慈母情

——清代画家康涛《贤母图》赏析

康涛为清雍正、乾隆时期的著名画家,字逸斋,一字康山,号石舟,浙江杭州人。他书画俱佳,绘画有明代仇英之风,严谨写实,擅长花鸟、山水,以人物著称,尤精仕女,用笔工整,形象静逸;在书法上造诣很深,以行、楷见长,古稀之年尚能作蝇头小楷。史载,康涛乃一介布衣,因其极为孝顺,曾作不少贤母作品,如《孟母断机教子图》。母爱在他的笔下熠熠生辉、光彩照人,令人怦然心动。他的绘画作品《贤母图》描绘的是贤母对儿子的谆谆教诲,体现了母亲对即将远行儿子的一片殷殷之情。

《贤母图》,立轴,绢本设色,纵136.7厘米,横67厘米,现藏于首都博物馆。该图并未说明是哪位母亲,可以理解为陶侃之母,或欧阳修之母,或苏轼之母。画中的母亲饱经风霜,慈眉善目,端坐于床榻之上。面前的儿子峨冠博带,拱手侍立,毕恭毕敬,洗耳恭听母亲的教诲。图中题款:“临民听狱,以庄以公。哀矜勿喜,孝慈则忠。”儿子应为官场中人,因政绩突出而被提拔,即将离家远行,赴任新职,特来厅堂之上向母亲辞行,聆听教诲。母亲神态严肃而又温和,语重心长教导儿子为官要清正廉洁,亲民爱民;诉讼问案要公平公正,严格执法;做人要中正平和,尊老爱幼。如此则能为国尽忠。她双目微闭,似流露出母子离别的伤感之情。儿行千里母担忧,在谆谆教诲儿子为官做人之余,也是千叮万嘱咐,儿子在外要照顾好自己的衣食住行,常来书信报平安。老母自有儿媳照顾,儿子不必担心,一心一意做好官干好事,不负朝

廷的重托和百姓的期望。也似乎在嘱咐旁边怀抱竹筒、站立着的书童仆人要知冷知热,悉心照顾好主人。母亲身后恭顺侍立的俊俏女子自然是儿媳,端庄大方,清秀淡雅,一看便是贤妻良母,具有大家闺秀之风范。从其神态上看,既为丈夫高升而高兴、自豪,暗示丈夫放心而去,她会全力照顾好婆母的。其眼神又流露出对丈夫的依依眷恋、难舍难分之情。画中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细致入微、生动传神,从人物的表情可窥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

画中的家居陈设和环境的描写不铺张、不过分渲染,简洁雅致、恰到好处,符合所表现的氛围,与画的主题相得益彰。厅中的案几上摆放几件简单的日用家什,并无奢侈之物,可见其家庭生活之简朴。床榻之上并无豪华铺陈,摆放几卷经书,表明其诗书之家、书香门第。母亲身后的屏风上有一幅画卷:枯木状如鹿角,虬曲刚劲;怪石嶙峋,侧立如柱;翠竹生机勃勃,高风亮节。可见主人淡泊名利,折射其高雅的家庭环境和清静悠扬的家风。屏风后大树亦隐亦现,枝干苍劲挺拔,树冠枝叶繁茂,寓意母亲身体健康,撑起一把母爱的大伞,为远行的儿子遮风挡雨。

《贤母图》的款识有“雍正庚戌小春仁和”字样,雍正庚戌应为雍正八年,由此可见,此画作于1730年春天。此画主题突出,人物性格鲜明,配景由近及远,层次分明,画风严谨,设色清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据《中国文化报》郑学富)



贤母图(国画)清 康涛